

长篇小说

光屁股孩儿 和小媳妇

张须欣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长 篇 小 说

光屁股孩儿和小媳妇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屁股孩儿和小媳妇/张须欣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 5

ISBN 7-204-08470-5

I. 光…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6183 号

书 名 光屁股孩儿和小媳妇

作 者 张须欣

责任编辑 波勒格太

封面设计 卫菁辉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洛阳华中包装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204—08470—5/I · 1774

定 价 27.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 (0471)4971562 4971659

写在前面的话

借助名家写序装潢门面，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在下愚钝，以为无论如何装潢自己，也难掩其丑，所以，不如干脆剥去伪装赤裸裸面对朋友们。

但是，儿子毕竟诞生，总要说几句心里话吧？弱智婴也好，聪明儿也罢，都是自己的宝贝蛋。

脱稿了，心中似乎有那么一点点释放感，同时，心理上也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像被掏空了的感觉笼罩着，其中还掺杂着一些伤感、冷落和空虚。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已经远离自己而去，自己已经完全没有了先前创作过程中的那种心悸，天天可以和他们对话，时时可以陪他们一起喜怒哀乐，甚或有时被他们纠缠的死去活来，几天几夜睡不好觉，吃不下饭，一天要抽掉几包香烟，只剩下了唇干舌燥和浑身的烟臭味。但是，那样充实，那样热闹，自己是个喜欢热闹的人。

这个故事，是我十多年前闲来没事时胡乱开了个头，刚刚写了一万多一点的文字，由于工作忙，搁置了起来，几年前搬家时，又看到了发黄的稿纸上已经躺了十多年的这些文字，扔

掉吧，舍不得，就随手把它存入了电脑。

当时仅仅只是为了便于保存这些文字而已，可是，当自己把这些文字存入电脑以后，自己便再也难以抑制内心的冲动，就咬了咬牙，发誓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完。

故事当初没有题目，也没有章节名，只是按1、2、3、4……这样的顺序排列了下来，故事中的人物大都是我所熟悉的，有我的小伙伴们的生活片段，有我的亲人们的亲身经历，有我亲眼看到的我的衣食父母们的真实生活，也有我道听途说来的只言片语的自我发挥。

故事写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既没有想到过要投稿，更没有想到过要出书。

听人说，文章可以放在互联网上，斟酌再三，好的题目实在取不来，心想：反正讲的就是光屁股和小媳妇的故事，索性就叫《光屁股孩儿和小媳妇》吧，可各个章节也得取个名吧，只好又花了一些时日重读了几遍，终于拟出了各个章节的名字，也就是现在朋友们看到的各个章节的名字。

说心里话，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如何用文章的题目去吸引朋友们，只是想把自己心里的这个故事告诉朋友们，当有些好心的朋友们送来话说，好像故事的题目有些媚俗时，我这才恍然大悟，好像给朋友们留下了一个妄图用文章题目去吸引朋友们的坏印象。

可是，思忖再三，换来换去，总感到没有《光屁股孩儿和小媳妇》的题目贴切，所以，就仍然还叫它《光屁股孩儿和小媳妇》吧，尽管媚俗，却贴切，自己也心安理得，因为

其中讲的就是俗人的故事，媚俗也不是一件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因为自己毕竟是一名新手，从来没有向任何媒体投过文章，也从来没有写过长篇，更不明白自己写的是不是小说，岂知，放在互联网上一个多月下来，点击竟高达十几万人次，这才坚定了自己要把它付梓奉献给朋友们的信心。

在此一并感谢关心和关注《光屁股孩儿和小媳妇》成长的所有朋友们！

作者 2005 年 9 月于洛阳

序

熟悉张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从事大学物理教学工作的，但是，熟悉他的人也知道，他闲暇之余，总爱不停地在文学园地里鼓鼓捣捣、戳戳画画。当年，他就曾经鼓捣出《王安石》、《貂蝉泪》、《女和尚骂殿》等一系列历史剧来，《王安石》一剧，曾被一剧团公演。由此可见，他厚实文史知识和写作功底。

如今，他竟又鼓捣出三个本子来：一部长篇，一部中篇集，一部散文集。现在捧给读者的就是其中的长篇小说《光屁股孩儿和小媳妇》。

《光屁股孩儿和小媳妇》全篇弥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闪现着一道道豫西风情，使人领略到浓缩的中原文化。故事情节起伏跌宕，环环相扣；人物形象个性突兀，有血有肉；环境烘托典型逼真，情景并茂；语言俗中有雅，贴切生动，富有表现力。是一部较有分量的值得一读的近于“新孕实”的成功之作。

《光屁股孩儿和小媳妇》从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描

绘了嵩山脚下、汝河岸边、中原大地，20世纪30年代~80年代初期所呈现的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画卷。特别是对一对生活在社会夹缝中的“小人物”（社会上不屑一顾的人）“光屁股孩儿”（张旭）和“小媳妇”的生活遭际、情感纠葛动人故事的描述，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实质上，作者是在不由自主地深情地品味社会的这一特殊群体‘工农兵大学生’的喜怒哀乐。

小说的结构框架：两条线索，两组人物，一主一幅，一明一暗，相互交织，彼此映衬，由始至终，贯穿全篇。

一条主线（明线）为“光屁股孩儿”和“小媳妇”的故事——可谓人物情节线——是小说主要情节链。

另一条是副线（多为暗线）为时代背景线，以极左思想倾向为代表的老万，和与之相对应的“什么都能干”（翟襄）和魏市长等的正确思想路线。

恩格斯说“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时代背景，称之为副线，但恰恰很重要的注脚，它是为小说人物活动打上时代印记的广阔空间和舞台。毋庸讳言，那个岁月是梦魇的岁月，那个时代是朦胧的荒谬。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期，人所共知的重大事件和砣码语言符号便是：反右、拔白旗、大跃进、保守、右倾、大锅饭、低标准、工分、票证、浮肿……以至“文化大革命”……今天，我们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晓照之中，看那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仿佛还凝固着亲历者迷茫的眼神，那里仿佛还隐约残留着遭际者斑斑血泪的印痕。对于亲历者，不再呈现，便历历在目；对于后来者，倒是

难得的警示。

“光屁股孩儿”和“小媳妇”是这部小说的中心情节，是主旋律。作者以深情的自语性描述方式，写出了他（她）们在那社会大背景下，莫测的天灾人祸所带来的难以承受的劫难，以及在如天塌地陷的灾难下，以平常人难以想象的生的本能，把它们一个个扛了起来，这是对生命的礼赞。写出了他（她）们在饥饿难奈中狼嚎，在百般耻辱、诬陷中挣扎，在愤与怨的碰撞中生发出人性的光芒——“良知”与“爱情”。写出了他（她）们那份最宝贵的、金子般的对未来人生的憧憬与希望，并为之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写出了他（她）们像农民在恶劣的天气里，在贫瘠的土壤中，不辞播种、灌溉、得于丰收的那种自豪与喜悦。一句话，写出了他（她）们的喜、怒、哀、乐。在这里，作者动用了冷静的叙说，反复叠加式议论及若绝江河般地抒情，把人物的哭和笑、愤和怨、爱和恨……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总之，作者的浓郁的体恤之情，一步步地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撕开神秘现实的帷幕，使各种隐秘的人性裸露尖锐的本质。放大了现实生活中弱者的生存之苦，褒奖了他们搏击的幸福与喜悦。

作品中写了40多个人物，除了“光屁股孩儿”、“小媳妇”等主要人物写得丰厚饱满、活灵活现、富有个性而外，其他人物写得也很有独到之处。这里必须提及的，首先是对光屁股孩儿母亲的描写，我把这部分称做“母亲的赞歌”。

他是这样写的：

.....

他很敬重母亲，在他的心目中，全村的女人，属她能干。

她不识字，没有读书人的虚伪；她务实，从不张扬；她贫穷，却不小气；她聪慧，对人真诚；无论何人，只要和她说上一段话，就会敬重她，想亲近她。

.....

还有对小四儿生前聪慧的描写，我把它称为“小精灵化石”。

写小妹的坦荡、磊落、乐于助人、敢爱敢恨的人品，感人至深，令人爱慕。

作品用了不少笔墨是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多方面表现人物的本质底蕴。在捕捉细节和场面描绘方面也很突出。前者如：写母亲床下放红薯疙瘩儿瓦罐的描写，表现母亲对儿女那份伟大的爱，场面写得惊险感和动情。依次为“群狼大闹”、“人狗大战”和“调情百泉”等。

语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一种现象，是思维的符号。作品用了很多至今仍活在百姓口中的方言、土语、俗语。一方面读起来有嚼头、好消化，易于想象与延伸，同时，有些俗语还是很难取代的。这就是我们说的“俗中有雅”中的俗语。诸如：疼人（使人害怕），低脑（头，脑瓜），乱弹挣（乱动弹），黑灯瞎火（没光亮），黢黑（黑漆漆，很黑）……

雅语（本是个专业术语），就是雅的词语，这里指作者运用或创造性运用很多用来可重叠递进表现思想感情或描写某种事物、情形，读来易于上口，且有韵味，富有文彩。诸如：

“呼唤挟着凄怆，裹着母爱，缠着黑暗，萦着长天”。

“司马公在世难写其妙，丹青高手登临难描其绝”。

“搅了他们的局，扫了他们的兴”。

“偷鸡摸狗，寻花问柳”。

“树上堆满了积雪，大如巨象，小似壮牛，似雕如凿，千姿百态”，等等俯拾皆是。

可能我孤陋寡闻，到目前为止，在我的当代文学视野中，涉及“工农兵大学生”这一群体生活的长篇小说还没有看到。我知道比如像“老三届”、“老五届”、“下乡知青”、“援疆”、“援藏”等作品还比较多。从这个角度说，张先生也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小说从“尾声”看似“业兴家成”戏剧结束，但我的心情还在沉重中，一点也轻松不起来。也许是因为作者对主人公的悲凄经历体验的太深，写得太撕人裂肺。或者说这戛然而止有点“情未了”，也未可知。仅望留美化学博士回国后，于患难妻子并肩携手，大展宏图。这可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下卷”。但愿作者继续鼓捣，翘首以待“下卷”和其它大作问世。

仓促一谈，谬误定多，仅望读者批评。

郑州轻工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教授

刘天福

2006. 6. 22. 草

目 录

引子	(1)
一 魔鬼与人	(4)
二 人狗大战	(21)
三 相依为命	(40)
四 瞒天过海	(61)
五 群狼大闹玉皇峰	(75)
六 只身独闯郑州城	(95)
七 难耐寂寞心	(114)
八 寻母风雪夜	(129)
九 泪洒秦川地	(149)
十 寻衅大闹事	(168)
十一 粪中刨豆	(189)
十二 渭河明白我的心	(209)
十三 调情百泉湖	(222)

十四	铁匠家里来了个陌生人	(233)
十五	张铁匠怒杀瞎医生	(248)
十六	尴尬郑州城	(263)
十七	夜宿木兰沟	(283)
十八	寻亲玉皇峰	(304)
十九	浴室真情	(317)
二十	酒后真言	(329)
二一	无心的相会	(344)
二二	相约金水河	(365)
二三	泣血痛焚书(一)	(377)
二四	泣血痛焚书(二)	(392)
尾声		(405)

引 子

自古迄今，剃头修脚也都在流，1953年生的，今年不是整整三十岁麼，要说三十岁能够入流，那也算幸运。

张旭入流后第一次上班的路上，像只没有胆量见人的耗子。不！你看他双眼似闭似睁，夹着尾巴，嘴巴紧贴地面，更像一条丧家的狗。

突然，一个凄惨而又悲壮的声音在他耳边萦绕：

“娘！

既然您送我来在这个世上，

我！

我为何就不能在这个世上笑骂、呼唤？

我！

我虽然先天不足，

后天畸形而又有缺陷，

但是，

儿女不嫌娘丑，

娘也一定不会嫌弃儿女难看！

我！

光屁股孩儿和小媳妇
· 引子 ·

长篇小说

不要任何人的同情，
也不要任何人的怜悯！
只需要，
只需要白发苍苍的老娘，
还像当年那样看我一眼！”

那声音，像闪电，像雷鸣，震撼着他的心，震撼着他的灵魂。他的心在哭，在淌血，他的思绪完全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和混沌之中。

蹇脚诗是他的同学、挚友小喇叭昨天晚上对他的临别赠言。

开往新疆方向去的六十三次列车已经启动，小喇叭突然推开张旭，手抓车厢把手，一只脚踏上列车，另外一只脚悬着空，向他、向大地发出了撕裂肺腑的呜咽：“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

八年的朝夕相处，他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自己的同学、挚友总是无忧无虑的脸上滚下了晶莹的泪花，上下火车的人们，以为小喇叭是个精神病人，不时投去讥讽的白眼。张旭的双腿像灌了铅，凄楚、悲凉、迷茫、愤怒一起涌上心头。

呜咽声，已经被加速的列车轮子与铁轨的撞击声淹没，他如梦初醒，不顾一切的呼唤着小喇叭的名字，发疯似的追赶着将要驶出车站的列车。

夜，已经很深了，喧嚣了一天的城市已经疲惫不堪，在开始打盹儿、偷懒。

公路两边的路灯，像只只鬼的眼睛，诡秘而又狡黠；

远处，不时传来几声机器的轰鸣，就像一个哮喘病人，拼命地咳嗽几声之后，紧接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粗气；

路上，时而驶过一辆急救车，时而又驶过一辆警车，刺耳地啸叫声，令人不寒而栗。

他空虚而又茫然，毫无目的在昏暗而又可怕的仿佛鬼的世界里徜徉、哀鸣：“啊，伟大的科学家们，你们为何就不能发明一种仪器，一种有特殊功能的仪器，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上面一站，他的智商、才华、知识，甚或连他适宜做什么工作，每个月多少薪水，都全部显示在荧光屏上……”

路，在他脚下延伸，似是一条通向坟墓的路，一条通向死亡的路，他终于止住了脚步，‘澡堂’两个大字，就像两根魔棍在他眼前忽隐忽现，上下翻飞，他如同看到了自己的坟墓，如同正在接受死的检验。

他倒吸一口冷气，恐惧、惊悸一齐笼罩心头。他竭力想象着将一个活人埋进坟墓中的情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他想填平那可憎的坟墓，但力不从心；他想毁掉那通向坟墓的路，但自己已经被推进坟墓之中。

他的心在颤抖、在忏悔、在自省，不只为何，他突然想起‘报应’这两个字，想起自己小时候偷东西的事情来。

一 魔鬼与人

01

娘死后不久的一个早晨,老家包子铺里刚出锅的水煎包子,逗的过往行人就像被锁进笼子里的猫看见了耗子,急的上蹿下蹦,嗷嗷乱叫。

一个七八岁的光屁股孩儿,更像一条两条前腿支撑着地面,两条后腿盘坐在地上的狗,虎视眈眈地紧盯着蹲在自己对面吃包子的人手中的包子,虽然涎水流出老长,可是,谁有可能把一丝一毫的包子疙瘩掉在地面上呢?

‘嗖’,光屁股孩儿敏捷的简直像一条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手中抓过两个包子,扭头便跑,且一边跑一边往嘴里塞。

女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迟疑了片刻,惶恐地从地上抓起另外两个沾满了尘土的包子,疯狂地臭骂着,追赶着,光屁股孩儿终于束手就擒,可是,两个包子早已无影无踪。

浑身都在哆嗦的女孩,愤怒地举起了手,不想她把手刚刚举到半空,又无力的缩了回来,与光屁股孩儿在大街上抱在一起,哭作一团。

人们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呼啦”一下子把他们围